

The Cinnamon Shops
and Other Stories

肉桂色铺子

及其他故事

〔波兰〕布鲁诺·舒尔茨 Bruno Schulz 著

陆源 译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The Cinnamon Shops
and Other Stories

肉桂色铺子

及其他故事

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 Bruno Schulz 著
陆源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 / (波) 布鲁诺·舒尔茨著；

陆源译。-- 成都 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220-10341-4

I . ①肉… II . ①布… ②陆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波兰—现代 IV . ① 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5176 号

ROUGUISE PUZI JI QITAGUSHI

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

著 者	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
译 者	陆 源
筹划出版	后浪出版公司
出版统筹	吴兴元
责任编辑	刘姣娇
特约编辑	黄杏莹
装帧制造	墨白空间·张静涵
营销推广	ONEBOOK
出版发行	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网 址	http://www.scph.com
E - mail	scrmcb@ sina.com
印 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成品尺寸	143mm×210mm
印 张	6
字 数	118 千
版 次	2017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1月第1次
书 号	978-7-220-10341-4
定 价	29.8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64010019

目 录

肉桂色铺子 / 5

八月 / 7

显圣 / 17

鸟 / 25

人体模型 / 31

论人体模型（或创世书的第二卷） / 38

论人体模型（续篇） / 43

论人体模型（终篇） / 45

尼姆罗德 / 51

潘 / 57

卡罗尔先生 / 63

肉桂色铺子 / 67

鳄鱼街 / 79

- 蟑螂 / 91
狂风 / 97
盛季之夜 / 105

集外 / 119

- 秋天 / 121
梦想共和国 / 129
彗星 / 139
祖国 / 161

随笔 / 169

- 传奇的诞生 / 171
现实的神话建构 / 177
来自布鲁诺·舒尔茨的创作室 / 181

译后记 / 183

The Cinnamon Shops
and Other Stories

肉桂色铺子

及其他故事

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 Bruno Schulz 著
陆源 译

目 录

肉桂色铺子 / 5

八月 / 7

显圣 / 17

鸟 / 25

人体模型 / 31

论人体模型（或创世书的第二卷） / 38

论人体模型（续篇） / 43

论人体模型（终篇） / 45

尼姆罗德 / 51

潘 / 57

卡罗尔先生 / 63

肉桂色铺子 / 67

鳄鱼街 / 79

蟑螂 / 91
狂风 / 97
盛季之夜 / 105

集外 / 119

秋天 / 121
梦想共和国 / 129
彗星 / 139
祖国 / 161

随笔 / 169

传奇的诞生 / 171
现实的神话建构 / 177
来自布鲁诺·舒尔茨的创作室 / 181

译后记 / 183

肉桂色铺子

八月

1

七月，父亲去温泉浴场疗养，撇下我、母亲和哥哥，让我们任由炎热而灼人的苍白夏日摆布。炫目的阳光下，我们沉迷于那本宏伟的假日之书，其纸页如烧如焚，淌着金黄梨子的甜美果浆。

流光溢彩的早晨，阿德拉从外面回来，宛若波莫娜^①从清朗白昼的火焰中显形，她菜篮中五色斑斓、美轮美奂的朝晖不断往外倾泻：樱桃闪闪发亮，透明的表皮下汁液饱绽，神秘黑莓的芬芳比它们的口感更胜一筹，而杏子金灿灿的果肉蕴含了那些悠长下午的精髓。这首水果的纯诗旁边，她还倾倒出富含营养、状如琴键的小牛排，以及死章鱼或死海蜇似的藻类蔬菜。这堆食材是

^① 波莫娜(Pomona)，罗马神话中的果树女神。——译注(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，以下不再逐一标注。)

为一顿风格未明的正餐而准备的，是产自大地的绿色烹饪原料，还散发着清新质朴的乡野气息。

这个非凡夏季的每一天，在市集广场，以下事物均会穿过某座公寓楼二层一间昏暗的房屋：闪闪烁烁的寂静气流、地板上沉浸于狂热美梦的明亮方块、从白天金色的脉管深处升起的手风琴旋律，以及一遍又一遍弹奏的两三个小节的钢琴曲，它们游荡在阳光炙烤的发白人行道上，消失于正午时刻的炽焰之中。阿德拉做完家务，放下亚麻窗帘，屋内一片幽暗。各种颜色立即降低了八度，房间被阴影笼罩，犹如浸入深海，仍朦朦胧胧映照在碧波之镜里，而窗帘正承受着晴昼全部的灼热喘息，伴随午间的睡梦轻轻摆荡。

星期六下午，我和母亲通常会出去散步。穿过昏暗的走廊，我们随即迈入明朗灿烂的白昼。路人在金辉中跋涉，眼睛好像沾满了蜜糖，不得不半眯着抵挡强光。他们一个个掀唇露齿，在这熔金流布的昼间，顶着炎炎酷暑，套着千篇一律的鬼脸，仿佛烈日给每一位信徒配发了相同的面具：太阳教派的金面具。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那天凡是走在大街上的，只要交错而过，无不戴着这张面具互相致意，脸庞涂抹着厚厚一层金色颜料。他们冲对方龇牙咧嘴，展现酒神般狂放的笑容，那异教崇拜的野蛮假面。

盛暑令市集广场空空荡荡，滚烫发白，如《圣经》里描绘的荒漠般刮起热风。多刺的金合欢，从这片焦黄广场的虚无中萌发生长，闪亮的叶子在翻滚沸腾，而那一束束华贵的绿色锦缎，如同旧挂毯上编织的树丛。乍一看，似乎反倒是它们激起了一阵狂

风，引人注目地摆弄自己的冠冕，其实只不过想以浮夸的弯折之姿，炫耀它们贵族狐裘般银白色底面的优雅绿荫。日复一日被风擦净磨亮的老宅子，染上了一抹广阔大气的反光，以及那些散落在绚丽苍穹最深处的色彩所存留的回声和记忆。看来大约是无数个世代的夏天已将虚假的漆层剥去，好比耐心的泥瓦匠刮掉旧屋子的发霉墙皮，使房舍的真容日渐清晰地显现，这些命运的样貌早就由生活从内部塑造而成。此刻，窗户在沉睡，空寂广场的刺眼光线把统统它们掩盖遮挡；阳台向天宇袒露自己的空虚；敞开的大门流溢着凉爽的气息与葡萄酒的馥郁。

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逃进市集广场的角落，躲避灼人热浪的扫荡，他们正在围攻一堵断垣，不断朝它扔纽扣和硬币，仿佛可以借助那些金属小圆盘构成的星象图，来破解墙面上有如象形文字的刮痕与裂缝所隐藏的真正秘密。除了他们之外，广场空无一人。不难料想，堆满酒桶的拱形人口随时都有可能冒出一匹撒玛利亚人^①的驴子，在摇曳的金合欢树荫下由一根缰绳牵着，而两名侍者将伤者小心翼翼地抬下滚烫的鞍座，搀扶他缓缓走进拱廊，踏上阴凉的阶梯，抵达那个散发着安息日圣餐浓烈香味的楼层。

我和母亲继续沿着市集广场落满日焰的两侧悠闲漫步，引领我们破碎的影子掠过房屋，如同游走于琴键之上。铺路石徐徐流

^① 撒玛利亚人（Samaritan），典出《圣经》。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伤，神殿祭司和利未人路过而不施救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，不顾教派隔阂帮助受伤的犹太人，将他送入旅馆。撒玛利亚人由此引申为好心人、见义勇为者。

经我们轻盈的脚底，它们中有些呈淡粉色，好像人类的皮肤，有些呈金黄色或灰蓝色，在阳光下无不平整、温热，犹如天鹅绒，又如因受踩踏而面目全非的晷盘，通往神圣的虚无。

最终，在斯特雷伊斯卡大街的拐角，我们步入药房的阴影里。宽敞的橱窗里摆放着一大罐覆盆子汁，以象征所售香膏的清凉，使用它似乎可缓解任何疼痛。又走过几座房子，这条街道慢慢失去城镇的派头，就像一个人重返故乡的小村庄，沿路一件一件脱掉自己的节日礼服，离家越近，越是逐渐变回一名破衣烂衫的农夫。

郊区的屋舍在下沉，窗户以及其余的一切，均淹没于各自小花园繁盛的姹紫嫣红之中。形形色色的鲜花野草，已遭伟大的日子遗忘，在天光的映耀下葱茏郁勃，无声绽放，欣喜于这一停顿，并借此超越时间，在无穷白昼的边缘入梦片刻。一株饱受象皮病摧残的巨硕向日葵，花盘由粗壮的梗茎撑到半空，它身披黄色丧服，等待着哀伤的生命尾声，被自己畸形的肥大臃肿压弯。但是，朴实无华的风信子和稚气未脱的小野花无奈地站在一旁，穿着浆过的粉红色和白色的短衬衫，并不理解向日葵的悲惨境遇。

2

密密层层的杂草、牧草和薊草在午后的烈焰里噼啪作响。昏睡的花园回荡着苍蝇的嗡嗡声。阳光下，铺满麦茬的金黄农田如褐色的蝗群不住嘶吼，蟋蟀在猛烈倾注的火雨中骇鸣，豆荚轻声

爆裂，好似蚱蜢。

围栏旁，青草的皮大衣向上隆起，形成一个小丘，犹如花园在梦里翻了个身，它那如农夫般宽阔的双肩正不断吸入泥土的宁谧。此地，盛极的八月既蓬乱又富于成熟妇人的风韵，蔓延至巨大牛蒡丛的沉寂山谷之中，支配着它们锡箔般浓密、舌头般肥厚的繁茂绿叶。那些突起的刺果一簇簇充斥遍野，好像农妇们半裹在自己飞荡的裙子里。此地，花园免费提供野丁香、臭肥皂、稠厚的车前草粥、狂放的烈性薄荷酒，以及所有最劣等的八月破烂货。然而，围栏的一侧，在那愚不可及的杂草如痴如狂地勃发的夏季暗穴之外，是一个长满薔薇属植物的垃圾堆。没人知道，八月的异教徒盛宴正是在此处举行的。垃圾堆上面，有张野丁香簇拥、紧挨围栏的睡床，属于傻姑娘图雅。大家都这样称呼她。那堆残渣废料、旧坛罐、拖鞋、瓦砾和污泥的顶端，是她漆成绿色的卧榻，它由两块砖头支撑，一条腿已不见踪影。

废墟上方，滚热的空气纵横流荡，被太阳烤得发疯的马蝇闪电般掠过，它们噼呖啪啦响个没完，似乎是众多无形的摇铃，足以令人烦躁欲狂。

图雅蹲在黄色的毯子和碎布中间。她硕大的脑袋上覆盖着一头浓密的黑发，脸孔像手风琴的风箱。有时候一副痛苦不堪的怪相折叠成上千条纵向褶子，不过她惊讶迷惑的表情很快又伸展开来，将皱纹抚平，露出小眼睛、湿乎乎的牙龈，以及肉感凸唇后面的两排黄齿。炎热和无聊中，图雅一连几个钟头喋喋不休，似醒非醒，喃喃低语并且不停咳嗽。密密麻麻的苍蝇落在这个昏睡

者身上。但是突然间，整堆脏兮兮的碎布条、破麻线和烂绒团开始移动，仿佛是一窝新生老鼠的抓挠使之活力陡增。大群苍蝇醒来，惊恐万状，形成巨大、咆哮的云块升上天空，充满愤怒的嗡鸣、闪烁和灼耀。散落的破布如受惊的耗子遍布垃圾堆，而那团核心兀自将它们摆脱，并慢慢地解开无数缠绕。垃圾堆的内核已剥去表皮。这个半裸而昏昧的傻姑娘像一位异教女神，凭两条羸弱的细腿缓缓站直。她的脖子因一股怒火而肿胀，面颊因恼恨而暗暗发红，鼓起的静脉图案犹似原始人涂画的花团纹样，她一阵尖啸，动物般嘶哑的声音，源自她半神半兽的胸膛里生长的气管以及每一根支气管。饱经烈日烧灼的大蔚狂嚷不已，牛蒡鼓胀，展露它们寡廉鲜耻的肉体，杂草在滴淌它们亮晶晶的毒涎，而那个白痴姑娘，仍以喑哑的嗓子竭力喊叫，并猛烈抽搐，用她肥大的乳房挤蹭一棵老树，放荡的情欲使之持续迸发叽叽嘎嘎的轻响，如同受到整个可怕大合唱的煽动，堕落为极不自然的淫邪交媾。

图雅的母亲玛丽斯卡替人做家务，为他们刷地板。她是个矮小的妇女，脸色有如姜黄，她去穷人的住所清洗地板，擦拭杉木桌子、长凳和楼梯栏杆时，会使用少量的姜黄粉。有一回，阿德拉带我去老玛丽斯卡家。那是个大清早，我们走进一间四壁发蓝的小屋子，地板上全是踩过的泥土和草梗，房舍处在明灿灿的浅黄色阳光的照射下，墙头的乡村挂钟的刺耳叮嘡声打破了初晨的静谧。蠢笨的玛丽斯卡躺在一个塞满麦秆的箱子里，脸色苍白，好似一块圣饼，又像一只脱掉的空手套纹丝不动。趁她还没醒来，寂静一个劲儿喋喋不休，这黄澄澄、亮闪闪的恶毒寂静自言自语，